



书店的诱惑

□ 林国强

人世间的故事，就称为故事；幸福到超乎寻常的故事，就叫作童话。在这深秋微凉的时节里，我正努力地在寻找一个个好的故事，倘若幸运的话就能找到童话。而周末闲逛书店的好处，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寻找故事。你不用管它的版次，也不用管故事是古老还是新鲜，但自己愿意被吸引，便会将它捧在手中。

南方的城市自有它独特的魅力，总会有温馨美好的场面悄然而至。闲逛书店，打开心情调色板，生活色彩随意涂抹，留下自己不一样的生活痕迹。纵览所居城市书店的布局、经济、金融、小说类会摆在显眼的堂前，散文与诗歌大多避世般靠在了边缘。也许散文过于本色，未有抹粉涂脂，平淡应是一种境界，否则散文也就不会用“美”来体会。因为，人世间每双眼里都有不同的光源，每双眼里也有着不同的感受。真实的故事在于淳朴感人，优美的文字有着柔和的触摸感，且又包含了无穷的韵味。

我喜欢阅读，且读得比较杂，这与我的新闻职业有关。在书的海洋里，我邂逅了散发着馨香的文字。正是这些或平淡或斑斓，或感伤或写意，或诠释真理或感悟生活的文字，在一个又一个的夏日早晨把我陶醉，在一个又一个的寒冬深夜把我温暖。鲁迅的“能爱能憎才能文”，让我坚定。徐志摩，看看他的散文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联想的富丽，那生趣的充盈，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，多轻盈，多顽皮，多伶俐！读张爱玲的散文，用字奇峭，爱憎分明，在略带忧伤的文字中探寻人性的根本和自然。郁达夫的散文，坦坦荡荡的文风如同他的姓氏一样，字里行间不时透出忧郁感伤、秀丽隽永。尤其是他别具情致的游记散文，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艺术造诣有多高，文学天才有多大了。

书店之诱，优雅娴静，沉浸享受。每每与活在故事中的灵魂交流，从容且又淡定。当然，我并非由于寂寞才去阅读，当现实需要自己回避，当干扰成了纷繁交往的阻碍，不如将自己沉醉于书中，权且当作了消遣。书里的美好，美的人物或者美的事物，都在错综着交汇成牵动的细节，如果美的可以视为一片云，那也会是如织锦般夺目。我也喜欢那种清幽的渗透和侵蚀，折回又舒展，只为了让人希望可以等到一个想要的结果。只是，真的值得回味的结果通常都不能过于敦厚，诸事诸人，该有各自的命运，若不能解散，若不能动摇，过于融合而不知退缩，怕不能接近原形。

当人们相信故事，相信童话是人生的写真，怕也是一种对书籍文字过于执着的表现。愈是酣畅的梦，醒后愈无法回忆；愈是交融的生活，文字愈无法记述。只是幸福不容易入笔，心境不容易聚拢，对于看惯了个性自由的文字堆积，或孤寂闲适，或慵懒回忆与遐想，当下需要的，怕也不过是这类小小的感悟与感动。纯粹的书籍文字，当时的真实，在不同的眼里便是不同的锤炼和感悟。

书店之诱，美在以书为伴。日常阅读成了我的习惯。我的一些文字能时常荣幸地被各级媒体选用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博览与深悟。因为，新闻职业使我精细，阅读写作让我体贴。而这“体贴”二字是最吃功夫的。确如苏东坡的感叹：“某平生无快意事，惟做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，无不尽意，自谓人间乐事，无逾此者。”读书需要的是一份愉快心情，购书需要的是一份获取的喜悦。书店之诱，则是我人生梦想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我来了；书店之诱，不得不说，这是庸常生活的一种厚爱。在阅读中体会生活的安好，感念偶然的获得是让我快乐的源泉。所以，在有生之年我愿意继续被书店诱惑。

品书

乡村视阈下的童年端详

□ 周小沐

李伟的长篇小说《逆行美少年》，书写新冠疫情之下乡村少年的抗疫和坚毅成长，是质感式的乡村抗疫精神图谱，审美、思想和可读、耐读并存。

《逆行美少年》最显著的亮点，在于作者对孩子的凝视而展现出的儿童文学淳朴美和率真美。

淳朴美和率真美是一种儿童本位的诗性之美。小说以动词和名词为主体，极少用形容词，一切都是即视，不时涌现的密实场景，使诗性得以诠释和解读。疫情之下，万家闭户之时，主人公陆栖栖的妹妹陆栖栖要“炸街”。“炸街”是当地孩子们春节时最喜欢的一种活动。大年初一，孩子们穿上新衣新鞋，相约到集市买吃的买喝的买玩的，孩子一多，小集市像被孩子踩炸了似的。六岁的妹妹提出要求后，哥哥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妹妹“炸街”创造条件。他帮妹妹穿上新衣新鞋，就在自家后院里“炸街”。陆栖栖很快入戏，身兼多职，模仿街头人物，自问自答，整个人像冬天里翩翩起舞的雪花，不停地飞舞着。

不难想象，如果没有对童年的尊重，没有对儿童心理的精准把控，不了解儿童成长长期独有的重复感、秩序感和万物有灵的信念，这样展现人物的场景，势必失真。

李伟写儿童文学，不时将文字浸润在特有的形象中，从而使儿童文学自觉契合儿童文化风貌，这里的乡村习俗，就是两者的交融，将传

统文化的浓度提高，呈现一种大儿童文学观。

当然，这也是一种举重若轻的书写。疫情的严重和孩子的童趣，看似不相干，与主题相抵，其实，反差大的文字，更能真实再现童年的天然力量。

淳朴美和率真美，体现在尊重生命之上。作者的现实关怀、叙事聚焦，没有着意群体抗疫的场景，小说采用小视角，重视个体体验、意境建构和可读前提下的艺术旨趣和潜在拟作，主人公陆栖栖的妹妹陆栖栖，步步跃在儿童阅读诉求上。

李伟尊重生命的书写，不是主流化写作的正面迎接，而是侧面式的，是铺垫式的。陆栖栖在需要保护的年龄，走向力所能及的防疫战场，是由衷的。奶奶发热时，被村里要孩般呵护，父母在外地毅然进入“红区”，堂姐的榜样示范，都是缘由。陆栖栖他们用独特的方法克服恐惧，摘枇杷叶，做地菜饺子，写抗疫对联，给读者以动情之美，折射出童心的光芒。难怪古罗马诗人朱维诺尔说：“应该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儿童。”

我们阅读这部小说，跟着故事行走，跟着人物命运行走，大喜也好，大悲也罢，作品都是客观的，没有过度遮蔽悲痛，也没有放大忧伤，体现可触的质感。作者认为，给孩子的精神食粮，就该让孩子知道生命的可贵和艰辛，这都是成长中的营养品。



一本好书



《人间闹了一整天》
梁实秋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遍拾人间乐趣多

□ 吴圆圆



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纵观中国文坛，若说有趣的人，梁实秋绝对算得上。他是会享受生活、有趣又有料的一位生活哲学家。这一点，完全可以从“梁实秋创作100周年纪念套装”——《人间闹了一整天》一书中窥见端倪。

这套丛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梁实秋女儿梁文茜亲自选编、审核。全套书分三册：《可能这就是人生吧》《为这人间操碎了心》《不如做只猫狗》。单看书名，就能感觉到梁实秋的可可爱爱之处；翻页来读，更是惊羡作者笔底蕴藏世间沧桑百态的功力。

梁实秋坚持文学要表现普遍的、永恒的人性，人性是他作品的思想核心，所以无论他写什么，都带着洞悉生活的了悟。梁实秋的文章，短小精悍，写的多是生活中琐碎小事，但总让我们在早已淡漠又习以为常的琐屑中慢慢品咂出一朵花来，然后不禁惊叹一声：“哦，原来生活处处皆有趣！”

读梁实秋就是读生活。在《可能这就是人生吧》中，他的笔下多是柴米油盐、喝酒下棋打麻将等日常。事虽小但意义深刻，三言两语就道出了生活真谛。譬如他总结出的下棋精

百来字的篇幅里，用充满灵性的笔触，或叙事或描写，谈天说地，抒情说理，其内容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。他们用清闲、优美的文字说游山玩水、说读书、说旧居、说故乡、谈饮食、谈酒、谈柴米油盐酱醋茶、谈交友、谈为人、谈器物、谈建筑、论生活中的小道理与小感悟……林林总总，我感觉，大凡人生中会遇到的大事小情，似乎皆有所涉及。读之，既亲切，又熨帖；读之，情怀清朗，顿生共鸣。

其实无论他们在文中写的什么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他们的真实生活、真实情感、真实领悟。小品虽小，其中却包含着生活中的家常日用，蕴涵着大千世界的一呼一吸与无限丰富的情感天地。

在这些文章里，风物之美、情怀之诚、睿智之思，以及生动巧妙的表达，都由那些富有内在韵律的文字，托举到读者的面前，令人耳目一新。睡前读这些文字，心境常常是平和、充实的。倚枕读几页，放下书后，有时就会口中念叨着几句美好的句子入睡，或者怀揣着书中一片美丽的山水入眠，又或者深起些美好的念想入梦。

人生需要轰轰烈烈，也需要云淡风轻；人生需要冲锋，也需要安眠；人生需要勤奋的白天，也需要安眠的夜晚。于是，对我来说，这枕上的轻松、惬意的阅读，就是载我安然入梦的小桥。

闲雅小品

□ 周丁力



在枕边放几本书，是许多喜爱读书之人的习惯。

枕边不宜放置内容过于艰深或者太热烈的书，也不宜放置需要用力钻研的书，比如教科书。而应该与休闲有关，与修身养性有关，可以平复心境、调适心情。放在枕边的书，应该内容清静、随和，应当文字优美、雅致，给人以暖意与抚慰，助人心境滋润与安详。

《闲雅小品集——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年》是1994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，辑录了50位明清文人小品文代表作家的作品500多篇，几乎囊括了明清所有文人小品文的著名作家。

屈指一算，断断续续，这本书已在我枕边陪伴了我10多年。书中之文大都篇幅短小，文字生动，临睡前读几篇，是很好的内心陶冶。

所谓小品文，最初是指佛经的略本，后来借指始于明代的一种小型的散文。明清这50位作家，在那长则千字左右，短则

书影想

塑封之问

□ 杨方

前不久，在笔者居住的小城，经过重新装修全新升级为“品阅生活”的图书大厦正式开业。重装蝶变后的图书大厦，按照楼层划分为一层生活馆、二层美学馆、三层童趣馆、四层校园馆、五层人文馆5大主题区域，针对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需要进行了装潢设计和图书摆放。阶梯式、下沉式的阅读区、各种休闲娱乐专区以及主题的廊道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但遗憾的是，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是塑封的，这让喜欢随意翻翻或者“蹭读”的读者望而却步。说好了的“品阅生活”呢？阅读体验又从何谈起？

为了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，图书大厦负责人表示，会针对每一种图书，准备若干本拆掉塑封的样书供大家阅读，既保证读者能购买到不拆塑封的全新图书，也确保让读者在书店内体验“品阅生活”的正常阅读。但笔者观察，九成以上的图书都没有提供拆封样书。笔者在二层美学馆文学类书架上看到，多达十几种的汪曾祺作品集，只有《汪曾祺作品精选》和《七里茶坊》各有一本拆掉塑封的样书。据了解，不少读者和笔者一样，很想知道图书内页的字体大小和行距宽窄，以及目录中所选文章篇目的情况，不能打开，便无法比较，就不敢轻易购买，当然也无法享受到读者们所向往的“品阅生活”的阅读体验。

如今，线下实体店打出“品阅生活”的主题已是一种潮流。书店定位已不是单纯卖书，而是为读者带来更多丰富阅读体验的文化空间。随意翻翻或者“蹭读”，是读书人的雅好。如果书店的门槛高了，会把潜在的购书者挡在门外。

实体书店的阅读体验是网络书店所没有的，只有将阅读体验的功夫做好做到位，才能真正“黏”住读者。只有吸引越来越多读者留下来，才能在网络书店的进逼中守住实体店。